



评《看见飞鸟的翅膀——笨妈亲子手记100天》

■ 赵小华

有幸阅读到这本《看见飞鸟的翅膀——笨妈亲子手记100天》的书稿是在疫情暴发后的第二个春节，整整一年过去了，跟随作者“笨妈”又一起回忆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年。我和作者同在一个城市，读着她笔下记录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公共事件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些日日夜夜时，仍然心潮澎湃，甚至在读到某些章节时，掩面而泣，不能自已。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小家庭在特殊时期的亲子成长日记，更不是新闻大事记的回顾，它是以寻常人的细腻和温度，怀有一颗诚挚之心，真切记录我们所有人共同记忆的珍贵资料。每一个珍视自己生命经历的读者，都应该一头扎进这本书，被它温暖、被它唤起、被它激励，也被它指引。当然，作者在写下这些日记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要带给读者如此深刻的触动，她记录特殊时期的点滴日常，育儿中的所思所想，初衷是如此质朴和纯粹——“致敬普通人的共同命运，同时纪念我们和孩子一起度过的那些柔软且坚韧的时光。”只有满怀真情，才能感动世界！随着阅读的深入，相信大家会跟我一样逐渐升起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作者是一位拥有教育智慧充满人性光辉和博爱的母亲。她借助100天的宅家时间，借助特殊时期能够让人产生深度思考的“有关生命、有关成长、有关情感、有关人与世界的关系”井喷般爆发的各种事件，借助难得的父母和孩子的亲密接触机会，在几乎毫无空隙的相处和互动中，把孩子成长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密集地呈现给

读者。我们仅从每篇文章的标题中就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家长在育儿过程中急需解答的难题和痛点。比如：陪伴孩子的时候家长也要自律，要相信自己家的娃是你最想要的，对孩子的爱应该是宽容的期待，让孩子野蛮生长没有什么不好，比赛是让孩子学会在合作中共赢，适当疏远是对孩子的另一种关爱……一部包罗万象的育儿宝典就此诞生！

作者虽然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更坚韧的品性和智慧，但是也有常人的情绪，她和女儿小芦苇探讨过这个问题——“按理说现在她在家上课我在家上班，省了通勤时间，应该会轻松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觉得这么累呢？有人有同感吗？小芦苇分析下来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可以和老师开玩笑，下课了可以和同学打闹。我分析下来是，在家上班，我一日要做三顿饭、洗三次碗、发三次火！”

最后再奉献给大家一段作者写的经典段落和我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大家的提醒。“岁月是一把刀，不仅会夺走我们的容颜和体力，还会夺走我们的记忆和激情。孩子会慢慢长大，我们以监护人的身份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用记忆以外的方式将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记录下来。这种亲历亲为的记录，既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反思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方式，更能够帮助我们保存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而这些被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保存的日子，会在未来成为我们和孩子共同拥有的最珍贵的回忆。它让人世间最真挚的爱，在时光的深处等我们。”

意志的派生

——田晓华随笔集《驿站与广场》序

■ 董地轴

田晓华随笔集《驿站与广场》五辑通览下来，无论是透视表象还是辨析内在，他文字里惯有的镇定从容的哲思，总在不慌不忙中派生出一种意志与品质，让你不敢有丝毫的神情懈怠，否则你会在他铺陈的那些暗流中呛水。

田晓华在《圆柱》一文中用诗性的语体对“圆柱”及其超越实体的价值予以哲学表达。静心体会，在其语言传达的优雅诗意背后震荡着磅礴的激情。田晓华笔下的“圆柱”让我想起了塞尚的“知性”和“感性”。塞尚认为对自然的“知性”是绘画的充分权利主张，大自然的形状总是呈现为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的效果。通过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这些“知性”框架，艺术家便能把握物象的大体，然后是一个修正和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已不再是“知性”，而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感性”。文学家也是一样。其实，田晓华所陈述的“圆柱”，无疑也是基于他对自然多元性的艰难探寻过程中的思维之源，对“圆柱”进行几何思考，洞悉出多维空间的嬗变是思想者的视觉感受，《圆柱》一文的诗化和说理，将作者的臆想和揣度准确地解读，亦推动读者的思绪围绕圆柱开始转圈，给人以启迪：陷在毛驴推磨懵懂圈中的我们，一次次的坚持与跋涉到底为了什么？卸磨后的世事是否呈现高尚？

记得几年前，田晓华曾约我一起去南非，由于时间冲突，我未能赴约。他回来后，我便读到了他的《好望角》，跟随他的文字，我也仿佛来到了南非。

卧冰求鲤、莫逆之交是一个难以逃遁的话题。与诸多思想者和作家一样，田晓华也无以回避他的亲情与友情。他讲述了自己在大学期间，父亲出差途中去看他，给他带了双皮鞋，“我能看到我的儿女将要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回想我们的生活，除了政治上小心翼翼，我们几乎所有的精神希望和心中所想都附载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送来一双皮鞋，我想，这双皮鞋就是你的新人生起点。儿子啊，你要好好把握人生，心里有的，终会有的。”父亲的这一次谈话被田晓华理性地认为是“在心灵的土壤里种植精神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辈子。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那些故事表达了人类永恒的情感，犹如荒漠中的一片人性绿洲，温暖了整个德国，甚至世界。田晓华以父亲的“心里有的，终会有的”作为标题，追忆父爱表达仁孝。朴实感人的文字让读者深深感受到，父爱是一本无字的大书，有永不枯竭的力量，在儿女一辈子生命的信念中升腾。实可谓“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驿站与广场》一书多处诠释了作者对生与死的哲学界定。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在南非，无论是面对亲友还是把脉病人，田晓华都想到了生命，想到了死亡。无论喧嚣，无论岑寂，无论幸福，无论苦难，“热爱思考超过了热爱生存”，这就是田晓华的生死观。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遇见

■ 王张应

忽然发现，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遇见。遇见许许多多的人，遇见许许多多的物，遇见许许多多的事。遇见越多，人生越是饱满，越是厚重。人与人若有不同，那一定是在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的遇见不同。

有些遇见，只能是遇见，可遇不可求。遇见河南大学出版社似乎就是这样，早先我没想到。五年前，王丽芳老师尚在国家某部委旗下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纸做副刊编辑。一次报纸副刊征文活动，促成作为编辑的她与作者的我在茫茫人海中遇见。说准确些，那还不是真正的遇见，应该叫相遇。迄今为止，我们未曾见面。不过电话、微信时有联系，依旧是“见字如晤”的说法，说成遇见亦未尝不可。我俩同一姓氏，她又比我年轻许多，故我总称她为丽芳老师，觉得此谓亲近而又不失尊敬。

那次副刊征文，恰好是我有话要说的主题。兴之所至，我便一气呵成写出一篇千字文。有幸稿子被丽芳老师高看，很快见报，而后获奖，且在年底被邀请作为获奖代表赴北京参加颁奖仪式。由此，我与丽芳老师建立了电话、微信联系，此后三四年间可以说我是那家报纸副刊的重点作者之一。其间，我连续给报纸副刊写专栏文章，先是写《诗经》里的植物，两三人轮流转；继而写二十四节气，跟着节气步伐写，每月见报两篇。在专栏写作的惯性作用下，我在专栏之外又写出几十篇与节气、与植物相关的散文、随笔，先后在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

后来，丽芳老师工作变动，离开报社，入职河南大学出版社。丽芳老师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却未忘记之前那帮老朋友。甫一接手出版选题工作，她就将之前几个作者在报纸副刊专栏发表的稿子收集起来，策划编辑出版一本书——《<诗经>里的植物》，且对我信任有加将版权登记在我名下。那是一本编印很漂亮的文化读本，上市后有过的不俗的表现，在网上和实体店销售都很有热度，多家媒体对这本书有过良好评价。其中有我的稿子三十余篇，样书到手我即分送朋友，受赠者纷纷给予好评。辛丑年春天，丽芳老师在策划“耕读书系”之“四时有记”选题时，又想到了几位老朋友。想起我写过二十四节气，写过许多粮食和蔬菜话题，还有形形色色的花草树木，觉得那类散文随笔文字似乎可以入列选题。

接丽芳老师电话通知后，我立即行动，对相关稿件进行收集筛选，作归类整理。在梳理稿件过程中，成书思路渐渐明晰。书的内容主线是“节气”，我希望入选的稿件，都是这条主线上所串之珠颗，皆有一定的亮度。统共选稿七十余篇，分为三辑：一曰“节气里的诗意”，二曰“节气里的味道”，三曰“节气里的遇见”。其实，“诗意”和“味道”，又何尝不是“节气里的遇见”，故书名就叫“节气里的遇见”。自以为这个书名与丽芳老师的选题是对路的，“节气”对“四时”，“遇见”对“有记”。

在我集中写节气、写草木的那些日子里，我尤为深切地体会到，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于世，人归根结底还是活在节气里的。为写节气和草木，我曾经认真地跟随节气一起完成一圈计有二十四个大节点的大循环运转，也曾经跑到城内的几个公园里以及城外的山间、田野上观察花草树木。在那些关心节气、亲近草木的日子里，我对节气与草木特别敏感，眼里和心里满是节气和草木。感觉自己就是节气的一介子民，就是草木的兄弟。走在路上，看到路边树上每一片叶、每一朵花、每一种色彩，便意识到那些形形色色的植物生命的不同表现无不是在给人节气的提示。人从植物身上发现，节气从未走远，它就待在你的身边，与人如影随形。

活在节气里的人，日常生活之琐碎种种，实际上就是一天天在节气里各种各样的遇见。遇见美食，遇见美物，遇见自己美好的心情。人怀有什么样的心情，就有什么样的遇见。